



《教育探索者》丛书

肖 川 著

教育与文化



湖南教育出版社

《教育探索者》丛书

教 育 与 文

肖 川 著

教育与文化

肖川 著

责任编辑：陈民众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092毫米 32开 印张：5.5 字数：133,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55—1080—9/G·1111

定 价：2.60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理论的铺垫	(10)
一、文化管窥	(10)
文化与文明——结构的解剖——特性的分析	
二、教育略陈	(19)
见仁见智的教育观——冲突与和谐；个体的社会 化与文化化——人性价值与工具价值	
第二章 景观——教育与文化关系概览	(28)
一、文化：一种强大的教育力量	(28)
文化的动物：人——校园文化	
二、文化：教育的控制者	(34)
三、教育：一个能动的要素	(38)
传递—保存文化的功能——传播—丰富文化的功 能——逆向选择：净化—提升文化的功能——发 展—更新文化的功能——教育的文化分层功能	
四、文化·教育与人：一张交织的网	(48)
文化·教育与国民性——教育与个体文化的全面 发展——教育·人类劳动与文化——文化·性与 教育——文化·两性差异与教育	
第三章 教育与文化要素片论——一个分析的尝试	(58)
一、语言与教育	(58)
作为教育内容的语言——作为教育手段的语言 ——教育保存和纯化语言的功能	
二、哲学：教育的向导	(63)

	来自历史的启迪——教育哲学：一个有力的佐证	
	——造就哲学气质：使命与功能	
三、	福音乎？鸦片乎？——宗教与教育琐谈……………	(68)
	宗教观念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平等——追求天国的教育目的——宗教教育的设施：教会学校	
四、	科学：教育变革的动因……………	(72)
	从专才教育到博才教育——教育内容的更新——教育技术的日新月异——学校教育年限的延长	
五、	道德的教育与教育的道德……………	(77)
	学校道德教育的原则与目标——科学的人道主义：教育的准则	
六、	迷人的缪斯：艺术的教育功能……………	(81)
第四章	动态的考察——文化发展与教育进步……………	(87)
一、	渔猎文明……………	(89)
	文化及教育起源的阐释——襁褓中的文明——摇篮中的教育	
二、	农耕文明……………	(95)
	死寂的文明——复制传统的教育	
三、	工业文明……………	(100)
	模式化的文明——“教育工厂”——中国在走向“学历社会”吗？	
四、	信息文明……………	(106)
	骤变的、多样化的文明——多彩的教育世界	
第五章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教育……………	(124)
一、	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	(124)
	惊心动魄的冲突——理性的困惑——先行者的心路历程——南桔北枳：差异与成因	
二、	逝去的中国传统教育……………	(137)
	忽视个性——泛道德主义——面向过去	

三、传统与变革：西方教育的特色·····	(141)
浓厚的宗教色彩——变化多端的教育观念——	
理性精神	
四、他山之石·····	(146)
两种文化的聚合——面向世界	
第六章 迈向现代化 ·····	(150)
一、现代化：目标与过程·····	(150)
工业化与现代化——西方化与现代化——传统文	
化·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二、教育的现代化·····	(153)
教育观念——教育制度——课程——教育技术	
三、来自现代化的召唤·····	(159)
人的现代化——切合国情的标准——教育的使命	
结语 ·····	(168)
主要参考书目 ·····	(170)

绪 论

一

大约100万年前,在我们今天居住的地球上,自然界创造了它最后一种伟大的物种——“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①——人类!自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文化: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

在宇宙学的参考日历上,人类出现至今的这段时间还不到一天的一千四百四十分之一。然而,就在这段似乎微不足道的时间内,人类几乎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自然的每一层面上,都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创造了繁荣、灿烂、富丽的物质文化,纵横交织、井然有序的制度文化,千姿百态、深邃精湛的客观精神文化和幽邈、纤细、意韵丰饶的主观精神文化。文化,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与表征,在人类世代交替中延续着,发展着,丰富着。

然而,使得文化的保存、延续、发展和丰富成为可能的却正是教育。在地球上,人类世代交替,生生不息。每当人类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后,都要把他加入到社会文化共同体中去,过一定的“文化生活”,使他从一个毫无文化内容的自然人,成为一个具有摄取、分享、鉴赏和创造文化财富能力的文化的人。显然,这就不能没有教育。而且,任何人都终不免一死,为使人类能够存续与发展,必须将已有文化传承下去,亦不能没有教育。文化和教育,是人类区别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动物也世代相传,可是因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二幕)。

为没有文化和教育，因而各代之间并无差等，进化甚微。人类因为有文化、有教育，新生一代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十分经济、迅捷、有效地掌握前人所创造的文化财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因而也就丰富和发展着人类文化。这样一代传一代，代代又都有所创造，人类文化也就变得日益繁复、高级和完美。

事实很清楚，动物仅仅依靠体内的遗传基因，遗传着生存本能，而人类除了体内的遗传基因外，还有体外的文化“遗传”，当然，这种体外的文化“遗传”，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同时，有关研究指出，人类千百万年的实践活动及其产物——文化，对人类的生理组织结构，特别是对心理器官组织的反作用，会以遗传密码——DNA——的形式代代相传。这也就是说，人类体外的文化经过相当时期的积累，有可能使人的天赋素质渗入一些新的因素，从而改变人的遗传基因。这可以视为文化在人类自身自然的内在晶化。^①正是文化及其教育，在人类与动物之间掘开了一道动物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

文化在其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以其自身的功能创造了文化的结构。^②文化作为一个繁复的系统(所谓系统，指由若干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教育便是其中的一个构成要素。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教育是文化传递与传播的过程，是人类文化延续与发展的必需手段，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因而是一种文化行为，因而教育也就是文化系统的一个构成要素。因此，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是系统与要素、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系统的组成部分(要素)，是通过相互作用决定整体的，而系统的整体又是通过相互作用去支配和控制组成部分的。文化与教育的关系——这一系统与要素

① 参见：丁学良：《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概览》《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② 文化的功能与结构是相互决定的。在共时性的运动状态中，文化结构决定文化功能；在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功能创造文化结构。

的关系，就表现为文化通过其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去支配和控制教育，教育则通过与文化的其它构成要素间相互作用而反作用于文化。

二

解放前，尽管我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曾一度热衷于对文化问题的研究，^①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数以百计，但关于文化与教育关系的探讨，我们几乎难以找到具有参考价值的书籍和文章。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师范小丛书》，其中有一本蒋经三先生编著的《文化教育学》。不过，蒋先生仅仅是很简单地评介了德国的“文化教育学”流派迪尔泰(Dilthey, W. 1838—1911)、斯普兰格(Eduard Spranger, 1882—?)和利脱(Theodor Litt, 1880—?)的“文化教育学”思想。所谓“文化教育学”，当时“又称精神科学派的教育学，为德意志现代一种代表的教育思潮。”^②因此，该书并没有论及到我们所探讨的文化与教育的关系问题。1943年，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了钱穆先生的《文化与教育》一书，而该书实质上是一本文化问题的论文集，也并没有论及到文化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但它毕竟把“文化与教育”这对关系给提了出来。然而，问题的提出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文化与教育”和“教育与文化”，二者所要探讨的问题的出发点也不是一样的。

解放以后，在教育理论的研究方面，我们比较注重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或者是教育与生产力、教育与生产关系的研究。这固然是有意义的，政治、经济、生产力、生产关系也都是文化的构成要素，对教育与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对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作系统、全面、深刻的探讨却

① 主要是对东西方文化的特征、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讨论，而很少对文化哲学的研究。

② 《文化教育学》蒋经三编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1页。

十分缺乏，甚至都很少提及到“教育与文化”这对关系。如在解放后出版的诸多《教育学》教材和其它教育理论专著中，都几乎没有论及到这个问题，^① 也没有专题探讨这一问题的论文，就更不用说专著了。究其原因，除了直到近几年，整个思想界、学术界一直忽视对文化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哲学的研究，因而使得人们对“文化”这一概念的认识模糊不清外，^②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教育理论界受苏联教育理论模式的影响，^③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上的片面性。在对教育与文化诸要素的探讨上，我们看到了对教育起直接的（如政治）和最终的（如生产力）决定作用的文化要素。这固然有可取之处：它使我们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方向，在文化对教育的支配、控制要素上，追到了最深层次，找到了决定性的东西，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领域中划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找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④ 并且，“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的历史过程。”^⑤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认识上，需要有“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过程，也必须有“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的过程。不把文化看作一个多层次的、多维度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考察教育与它的关系，只看到政治、经济或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对教育起直接或最终的决定作用的文化要素，而看不到对教育起制约作用的某些中介因素或非本质、非主流的文化要素；只看到教育对政治、经济或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而看

① 我高兴地看到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学》（王顺兴、韩永昌主编）率先把“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作为该书的一节。但令人不满意的是过于简单了些，总共不到一千字。

② 近年来兴起的“文化热”，至今仍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对“文化哲学”的研究，仍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

③ 我们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育理论著作，甚至连《教育社会学》（如Φ.П.费里波夫著）都不讨论“文化与教育”的关系问题。

④ ⑤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8页。

不到教育更为丰富、广泛和深刻的文化功能，这就难免片面和肤浅了。因而使得我们对教育的本质和职能的认识十分片面、狭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把教育仅仅看成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仅仅把教育看成是培养“人力”的工具（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生产力的观点便是最好的注脚），而看不到教育的更为丰富多样、深刻长远的文化职能，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把政治、经济或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教育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片面化和机械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片面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中的教育的本质区别。其实，它们都是作为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一个能动的要素，与整个文化的关系具有相同之处。

在国外，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教育与文化”这一课题。教育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社会，文化则只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实际上是“小文化”的概念。教育社会学一般也都涉及到“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然而都是在对文化狭义理解的基础上探讨的。但这毕竟是一种研究角度。如美国密西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两位教授 W. M. 科维 (William M. Cave) 和 M. A. 杰斯勒 (Mark A. Chesler) 合著的《教育社会学——人类学的种种问题 (Sociology of Education—An Anthology of Issues and problems)》一书中就专题讨论了“教育制度与文化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Culture)”^①。又如 A. 帕克·伯雷留斯 (Ann Parker Parelius) 和罗伯特·J·伯雷留斯 (Robert J. Parelius) 两人合著的《教育社会学》中也用专节对教育的作用与功能作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②。教育人类学则

① 参见,《Sociology of Education—An Anthology of Issues and Problems》by W.M. Cave and M. A. Chesler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P. 73—120页。

② 参见,《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by Ann Parker Parelius and Robert J. Parelius,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1978.

是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相综合的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①“文化”是教育人类学的主要概念，内涵侧重在人类社群的礼仪、风尚习俗、行为习惯等方面。人类学家弗尔德·吉德宁(Fred Gering)、约翰·奥格布(John Ogbu)、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格里库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等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问题。^②

另外，国外其它一些教育理论著作也都在文化的不同层面涉及到“教育与文化”这一问题。如：乔治·F·奈勒(George F. Kneller)所著的《教育的基础》一书中，就用了一节专题讨论了“文化对教育的影响”；^③在查尔斯·赫梅尔所著的《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为国际教育局写的研究报告(Education Today For the World OF Tomorrow)》一书中，也用专节讨论了“教育和文化”。^④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的《现代教育学基础》一书，在其《教育基础论》部分就干脆用“文化与教育”为题讨论问题。这里的所谓“文化”，仅仅指社会成员通过学习所掌握了的行为方式。^⑤从笔者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国外学者对于“文化与教育”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并非深刻、全面、系统的。但是，为我们研究该问题提供不少具有启迪作用的观点、研究方法以及可资引用的研究材料。

近年来，随着我国整个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热”的兴起，以

-
- ① 参见：《Culture — Th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by Marc J. Swartz/David K. Jordan, New York Chichester Brisbane Toronto 1980. 又参见：《人类学研究》中国人类学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 ② 参见：《应用人类学》〔美〕辛格尔蒙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64—87页。
 - ③ 参见：《Foundations of Education》by George F. Kneller, Editor, Third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Inc. 第49—74页。
 - ④ 参见：《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王静、赵穗生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83年版，第160—167页。
 - ⑤ 参见：《现代教育学基础》，钟启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86—104页。

及与国外学术交流的增多，教育理论界的同仁们，尤其是一些青年学者，逐渐注意到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可喜现象。

三

当前，国内教育理论界的同仁们都为教育理论的不景气深感不安。“教育理论的贫困与危机”成为青年学子的热门话题。这种“不景气”或是说“贫困与危机”，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概念的陈旧、老化、歧义与模糊；理论体系的死板、僵化与残缺不全；研究视野的狭窄与研究方法的简陋；以及脱离实际，缺乏深度；等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甚至可以说，客观的原因（如教育科学的发展有赖于其它学科的发展，而其它学科的发展的不充分，必然给教育科学的发展带来局限，等等）是第一位的。但有作为的学者决不会以此来自我安慰，而会作出积极的努力。今天，我们的危机感便正是这种积极努力的躁动，也正是教育科学崛起、勃兴的希望所在。库恩(T. S. Kuhn)的科学革命结构的理论向人们昭示：危机是革命的前夜。^①我们的使命注定是摆脱危机、摆脱贫困，推动教育科学走向富饶与繁荣。

良好的愿望诚然是十分可贵的。然而，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教育科学不景气的状况却有待于教育理论界新老学人的艰苦努力。本书便是初涉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初生之犊”所作努力的一个大胆的尝试。

“文化”这一概念广泛地为人们所重视和运用，表征了现代科学各学科之间交叉、融汇、综合的趋势的日益明显。从文化的角

① 库恩关于一门科学如何进步的图景可以概括为下列开放的图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请参见：T. S.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又参见：《科学究竟是什么？》〔英〕A. F 查尔默斯著，商务印书馆。

度来研究问题，其本身就具有一种综合、系统的方法论意义。当代著名数学家哥德尔(Gödel)证明：在一个系统中的构成要素存在着自我相关性，因此，处于这个系统之中的人们的认识能力，不可能解决此系统中的全部问题，只有跳出原有系统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才能解决原有层次上的问题。^①要对教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深刻的认识，我们对于教育理论的探索就不应局限在教育这个系统内，而必须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来探索。无疑，这个更高的层次，这个更大的系统，从某种角度说便是文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试图对“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作一个初步的审视。

我力图在本书中把教育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中，为读者对教育的观照提供一个新的广阔的视界。拙著是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顺序进行理论架构的：第一章：《理论的铺垫》，包括本书所使用的主要概念的界定(limitation)和文化及教育的一些关键问题的管窥、略陈，以便为下文的展开作一个理论的准备。第二章：《景观——教育与文化关系概览》，试图就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作一个整体的、宏观的、静态的透视，这是对具体时空中教育与文化关系的一个抽象。第三章：《教育与文化要素片论——一个分析的尝试》，如前所述，文化支配和控制教育，是通过教育与其它文化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实现的，教育对文化的反作用也是通过它与其它文化要素的相互作用实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讨论教育与其它文化要素的关系，这也是对上一章整体考察的一个具体的深化。第四章：《动态的考察——文化发展与教育进步》，本章从文化的历史发展与教育变革的角度，对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作一个整体的、动态的考察，这是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的具体，也即在空间维度上的抽象。第五章：《中西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中、西文化是人类文化在不同空间中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文化模式，考

① 参见：《GEB——一条永恒的金带》道·霍夫斯塔特原著，乐秀成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

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特征及其文化成因，无疑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第六章，《迈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文化变迁的共同趋向，它既是一个具有指向性的文化变迁过程，也是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文化形态与模式。教育作为文化系统中一个能动要素，在整个文化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如何？自身需要作怎样的变革？这不仅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课题，也是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理论探索的逻辑的自然展开。

对于“教育与文化”关系所作的探讨，拙著只能说是一个极初步的尝试。虽积数月之愚勤，经千虑之一得，仍不免穷巷多怪、贻笑大方。但从真理的相对性来看，一个有意义的提问，一个富有启迪价值的观察角度的开拓，一种新的方法的创造和应用，对于人类知识宝库的贡献，其价值也许并不低于一次成功的理论说明。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才有勇气将拙著奉献给读者。我真诚地期待着专家、学者们的批评，而不因为它是一个毛头小子的仓促之作而给予宽容（尽管这种宽容是学人博大襟怀的表露）。对此我将万分感激。

第一章 理论的铺垫

一、文化管窥

我们如何界定文化?这是一件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要难得多、也重要得多的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似乎在约定俗成地使用着“文化”这个词。如:人类文化,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希腊文化;仰韶文化,玛雅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科学文化,政治文化;大众文化,少壮文化;主流文化,对抗文化;……。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大小不一,层次参差。因而,“文化”的定义,就是众说纷纭,几乎和学者们的数量一样多。E·泰勒博士的文化定义常为人们所引用:“文化或文明,从较广的民族志意义上看,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与习惯。”^①不难看出,他是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上定义文化的。与之大体一致的是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习得行为的综合形态(configuration)以及行为的结果,其内涵为某一特定社会组成分子所共享和传递。”^②

目前,国外学术界多赞同美国学者A·克卢伯(A. Kroeber. 1876—1960)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Clyde Kluckhohn)和凯利(Kelly)

① E·泰勒(E.B.Tylor),《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美国史密斯出版社,1958年版,第一卷第1页。

② R·林顿,《人格的文化背景(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New York Appleton,1947年版,第21页。

在其《文化的概念》一文中，对文化的定义就与之相近。他们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①这一定义，似乎并不局限于精神文化，因为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亦可视为“生存式样的系统”。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原指“以文教化”，与武力征服相对应。今天所说的“文化”，大约是个世纪末从日文转译而来的，其源出于拉丁文cultura，原有加工、修养、教育、文化、程度、礼仪等多种含义。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学者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使用这个词，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给它下定义，就因为文化作为一个具有多方面复杂内容和关系的网络实体和现象，它犹如由许多细胞所构成的机体，边缘并不齐整，因而内涵也不确定，导致了外延的不确定。如在考古学家那里，“文化”主要指人类历史上精神生态环境和物质生态环境的历史遗存，在文化人类学家那里则多指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共同遵守的行为习惯。但不论人们怎样理解文化，从什么角度给文化下定义，最基本的一点是共同的：文化，是与“自然”相对应的概念，是由人所创造的、非自然所提供的、社会性的人适应环境的超生物手段与机制的总和。这也是最广义的文化概念，或称为“大文化”概念，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客观精神文化和主观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概念或称为“小文化”概念即指精神的或观念性的文化）。本书所采用的是“大文化”概念，试图从“大文化”这一复杂整体的不同层面来讨论教育与它的关系。

■文化与文明 西方人一般都用“culture”表示文化，用“civilization”（这个词是从拉丁语的civis——市民之意和civitas——都市之意派生出来的）表示文明。在一些学者笔下，“文化”与“文明”常常作为同义词，替代着使用。如说“东方文化”、“东

^① 载拉尔夫·林顿等编《世界危机中人的科学》一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5年版，第78—107页。